

上海女股民故事

□文/方昭海

1993年10月,深圳宝安集团大量收购延中股票,如过江巨龙,掀起惊涛骇浪。一夜之间,产生了一大批新的富翁,同时也使成千上万的人尝到了“套牢”的滋味。一批上海女股民也卷入了这次大潮,她们在股市中拼智慧,拼决策,拼惊心动魄的搏杀,得到了令人目瞪口呆的结果。

一、“宝延”风波突起,“百万富姐”横空出世

9月,上海股市允许机构入市。深圳宝安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认真研究,决定向延中股票发难。此时宝安集团资产总额高达35亿元,而上海延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总额只有1.21亿元。宝安大量收购延中股票,社会上传出宝安要收购延中公司的风声,延中股票从9月3日的8.9元上涨到10月4日的16.72元。一个月内,延中股票上涨近一倍,引发许多人抛售,此时却有一人处变不惊,不仅不抛延中,反而抛售其它股票,“吃”进延中,她就是上海某报记者张明玉。

张明玉今年30岁,丈夫到日本留学去了,她成了孤独的“留守族”一员。张明玉前几年希望在新闻写作上有所成就,她通过艰苦采访,写出了几篇好新闻作品,得了几百元奖金,高兴了一阵子。后来采访了一个股票大户,他们谈得很投机。临走时,那个股票大户说:“你这么聪颖,为什么不玩股票?可惜。”

这深深地刺激了她,她暗下决心要投入股市。她把自己所有的存款取出来,加起来,有8000元。这是她工作了近十年才省下的。她不敢盲目购买股票,她要弄清楚每个上市公司的业绩,她要弄懂股票交易的细节后才敢入市。她天天跑股票交易所,与股民们交流经验。几个月下来,她觉得心里有了底。1991年底,“破三铁”、“加大改革分量”的气氛越来越浓。张明玉果断抛出全部股票,猛发一笔,从此进入“中款”行列。

张明玉现在去报社很少,每月发回几篇报道就算完成任务,其它时间都泡在股市里。她经常在股市里同一些股民辩论走势。一个青年股民说:“宝安已发表公告,他们收购的延中股票已达15.98%,明显要收购延中公司。”

张明玉不同意这种观点:“如果他们真想收购延中公司,不会大造声势,促使延中股票暴涨。真想收购就应该分阶段平静地进行。这样大张旗鼓,明显是一种操作。”

10月6日,宝安上海公司又大量购入“延中”股票,并发表公告说已拥有延中总股本的18%。延中股票当天从开盘16.5暴涨到21.98。

与此同时,上海各大传媒在6日刊出消息,上海金融界引起强烈震动。成千上万的人抛出其它股票,加入收购延中股票的行列。气氛已如火燎原,张明玉已料到延中股票大涨,将在明天出现,那一夜她无法入睡,她推开那扇小窗子,望着一望无际的楼房,听着黄浦江上长鸣的汽笛,她的孤独感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想,那个跑到日本淘金的男人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张明玉一夜之间就要加入到百万富翁的行列里去了。她默默祝愿上海平安无事,中国平安无事,只要明天平安无事,她就胜利了!

10月7日,宝安集团上海公司发表“致延中股东及全体员工的公开信,信中说“宝安集团与本公司将在发展项目上,大力支持延中公司,增强公司盈利能力,为股东创造更加丰厚的回报……”公开信的目的是增强股民看好延中的信心。股民此时已听不进延中负责人关于“宝安此次收购有联手操作可能”的讲话,发疯般地抢购延中股票。延中股票从开盘22.8的价格一下子上升到42.20的天价。

张明玉紧张地注视着价位的升降,在42元的价格上,她断然将全部延中股票抛出,那一天,70多个股走低,唯延中暴涨12.63,一天成交达34亿元的天量,延中成交4千多万股。几天之后,延中股票暴跌至15元。明显看出“过江龙”逃逸,沪市再度大量失血。张明玉成功地把握住时机,在这场“宝延”风波中横空出世,成为又一百万富姐。

二、盲目跟风被套牢,李琴惨跌跟斗

李琴是上海某商场售货员,32岁,1992年初,她跟随大家一窝蜂地去炒股。当时她根本就不知道股票是什么东西,她认为股票就象工厂发行的债券一样,只是比工厂的债券利息要高得多。大家都认为:中国的股票是社会主义的股票,是只赚不赔的,不象资本主义的股票,搞不好要破产,大多数人都是抱着这种想法涌入股市的,一时间,“赵百万”、“李百万”的新闻满天飞,股票成了发财的代名词。人们发疯一般扑向股市,疯狂抢购股票,促使股价暴涨,1992年5月上海股价指数达到1420点,许多人在高价位上脱身的人因此暴富。

李琴跟着别人炒股,胡里胡涂就赚了几万元,心里很高兴,从而她总结出真理:别人入市她入市,别人抛出她抛出,大家都往一条道上跑,人气就聚集到那里,那只股票就必涨无疑。1993年春,上证指数达到1536点新高,李琴跟风跑,又狠发一笔,进入十万富姐的行列。

此后,上海股市一直低迷不振,人气涣散,上证指数一直在800点左右波动,上冲乏力,下跌艰难,加上全国许多新股上市,一级市场吸纳了大量资金,二级市场更加雪上加霜,无题材可炒。

1993年9月,上海股市允许机构入市,从而引发一场股市风波。从宏观来讲,个股力量显著单薄,就是“赵百万”、“李百万”联手操作,几百万、几千万元的资金在股市绝对翻不起浪花,连浪花也难掀起几朵。只有拥有亿元资产的集团公司才能宏观上操纵股市。

深圳宝安集团上海公司于9月中旬就开始向延中股票发难。当时他们收购价仅在9元左右。由于他们大量收购,促使延中股票暴涨,前日被延中股票套牢的股民纷纷解套出逃,大量抛售延中股票。

李琴见大家抛售,也马上紧紧跟上,抛出10万元的延中股票。10万元到手,她要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她每天都要跑到股市里呆上一会,观察哪只股票的成交额大,成交额越大的股票前景就越看好。没几天,李琴就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延中股票成交量最大,10月4日成交600多万股,10月5日成交300多万股,10月6日成交1千多万股。几天前刚刚抛出延中股票的股民又发疯似地向延中股票扑去。李琴有些后悔,如今延中股价已涨到21.98元,她重购延中股票有很多损失,她有些犹豫,准备第二天看情况再作决定。

10月7日,一个惊心动魄的日子来临了,一大早,成千上万的人涌向证券交易所,疯狂地抢购延中股票,好像延中被宝安一收购就变成金饼了。其实冷静想一想,即使宝安完成对延中的收购,延中股也变不成金饼,就在宝安股价本身19元左右的当天,延中股从开盘价22.8元一下子上升到42.2元的天价,几个小时功夫竟上涨近20元!此种情景令人目瞪口呆。人们已完全失去理智,以为这42.2元的天价还会狂升,便不顾一切地抢购。在这股人气之中,李琴深受感染,以过去的经验,跟风跑每每获胜,今天她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于是她在40元的高价位上抛出10万元购入延中股。

李琴眼巴巴地望着电子屏幕,望着延中股票价位的升降,心中一阵喜一阵悲,价位上涨一点,她就兴奋地喊:“又进5000元!又进5000元”,价位落一些,她就摇头叹息:“唉,又失血3000元!又失血8000元!”当天成交量达到4千多万股,收盘价落至34.61元。

10月8日,吉祥日,李琴指望延中股重现奇迹,却万没料到这天延中股从开盘价34.61元跌落到24.20元。吉祥日不吉祥,李琴痛悔自己不该跟着别人抢购延中股,如今被套牢,出逃不行,坚守不行,左右为难。

李琴暴跳如雷,李琴在头几天之中便损失约7万设编元,几年股市心血几乎全赔进去,她禁不住躲在屋里大哭一场。

三、稳坐钓鱼台放长线,周琼痛哭“大鱼”

股票投资者中有一种人叫长线投资者,他们购入股票不是马上操作,而是放上3年5年,他们认为股价几年后必然涨到一个满意的价格,短时间的抛来抛去,浪费精力,说不定哪天就栽了跟斗。他们这些人也关心行情变化,股价涨了,他们从心里高兴,股价跌了,他们也自我安慰地说:“我是长线,没有影响。”

周琼就是一个长线投资者,她今年24岁,在某中学任语文老师。她的男朋友是个国际倒爷,前几年跑东欧、俄罗斯做生意,赚了许多钱,给了周琼20万资金投资股票,这几年他又跑缅甸、越南做生意去了。周琼把这20万资金投入延中股票,几年下来,资金早已翻翻,于是她根本就不在乎股价涨跌,涨了,她高兴,跌了,也不会跌到她当初购入时的价位。

1993年10月5日晚6时,宝安集团在上海大厦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他们收购延中股票的目的,是对延中公司控股,以直接介入延中公司的经营决策,宝安集团大造声势,摆出一副要收购延中公司的架势却并不明确说要收购延中公司。与此同时,延中公司于6日下午1时半举行新闻发布会,指责宝安集团的收购是恶意的,并声言要通过法律诉讼程序来维护自身利益,新闻发布会上还有一位香港反收购专家在场。于是,一场“宝延”风波越演越烈。

“宝延”风波震惊上海各界,周琼的注意力也被吸引住。虽然她计划到1994年年中抛出一批股票,但她还是被节节上涨的股价搅得心神不定。她记得9月初,延中股票价位在9元的时候,她拥有约40万资产,没想到一个月后,10月4日,延中股价达到16.56元,她的资产一下子涨了20多万元。她笑得合不拢嘴,上班时也不在不停地哼着流行歌曲:

万水千山独行
找我的天路
让我实现一生的抱负
摘下梦中满天星
见她这样高兴,有个同事开玩笑说:“男朋友要回来了?”周琼笑得满脸红光,“鬼知道他跑到哪个国家去了。”同事说:“他说不定会找一个蓝眼睛的俄国姑娘吧。”周琼做鬼脸:“他敢!”

同事都不知道她究竟为什么高兴,后来看到报纸上登出延中股票暴涨的消息,恍然大悟,问周琼:“你是不是买了延中股票?”周琼咧嘴笑道:“买了100股。”实际上她有40000股。同事说:“今天已经涨到每股40元了,有多少抛多少,机不可失,不然你要后悔。”

“40元?”周琼吃了一惊,后来得到证实,她欣喜若狂,短短一个月她的资产增加4倍,达到160万元!她此时真想抛出,但回头一想,自己是作长线投资的,现在不抛,说不定延中股价还会涨,获利会更大,过去都是稳坐钓鱼台,钓到“大鱼”。如果前几天抛了,这120万还从哪里来?她决定不抛。

一晃过去了个星期,延中股票一路下滑至15左右。周琼的60万元资产灰飞烟灭。此时男朋友从越南归来,闻听此事,怒火直冒:“你知道吗?台湾股市从26000点高峰落到现在3000多点,放长线放到人老了也不一定能够达到那个高峰。延中股票42元天价不抛还等什么?”

周琼男朋友此次生意亏损数十万,低价位抛出全部股票才勉强还清债务。周琼一下子又成了穷人,她痛悔不已,大病了一场,人也似乎老了1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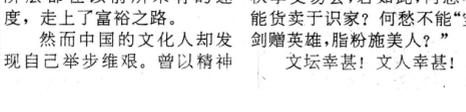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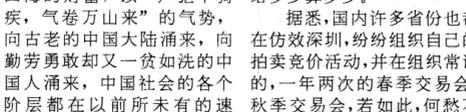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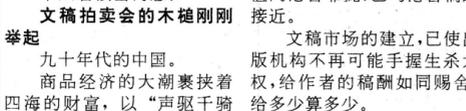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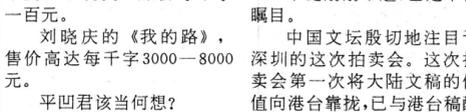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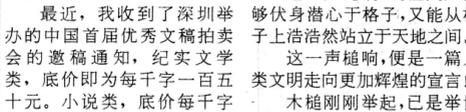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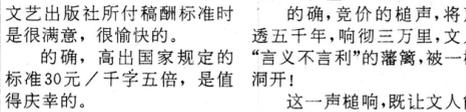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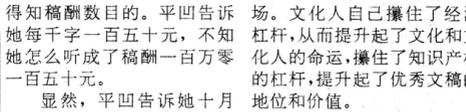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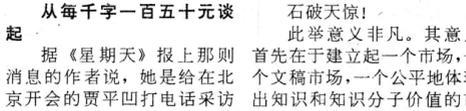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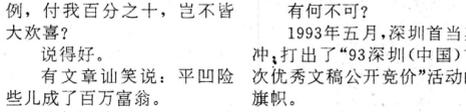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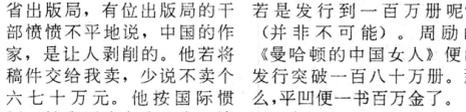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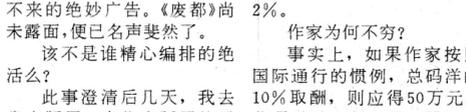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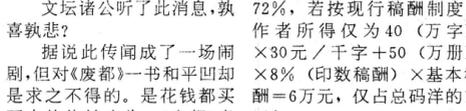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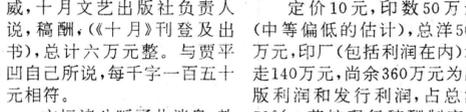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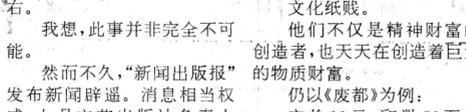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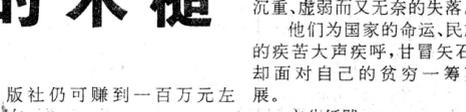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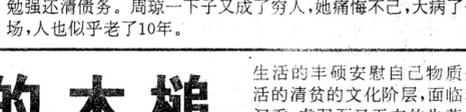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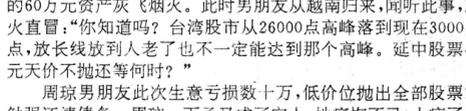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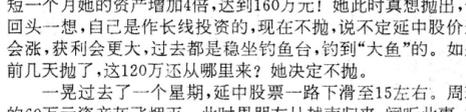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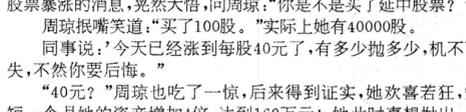
周琼做鬼脸:“他敢!”

周琼男朋友此次生意亏损数十万,低价位抛出全部股票才勉强还清债务。周琼一下子又成了穷人,她痛悔不已,大病了一场,人也似乎老了10年。

周琼做鬼脸:“他敢!”



矿区速写三幅 陶炳林画



文稿拍卖会的木槌

□文/魏雅华

从贾平凹的《废都》谈起

近年来,恐怕很少有哪一部书能象贾平凹的《废都》那样,尚未出世,便被炒得炙手可热。

先是一帮“追星族”天天盯着平凹的行踪,平凹打个喷嚏,也是“铁事”一桩。有人肯写,有人肯登,大报小报都爱这号趣闻;也有人看,于是,那“马太效应”便如宇宙间的“黑洞”、“白洞”一般,使得这颗文坛上的星愈发灿烂。

这样的“铁事”尚且有人拾遗,何况一部《废都》?《废都》尚在酝酿,便已名扬天下了。于是,一帮子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们便追了去,先是听说贾平凹提出以百分之八、九,后又提高到百分之十五总码洋的版税制稿酬。(也许是出版社的编辑们提出的价码)。后来,“星期天”报放了一记重炮,报道了一则消息,说《废都》一书稿,以一百零一十五元的价格被十月文艺出版社买走。此消息虽说发在三版,且不过巴掌大小一篇文章,但一语惊人,此后,三十多家报纸竞相转载,额手称庆。平凹一书书成了百万富翁!

中国作家有望。

读了此报的当天,我见到陕西人民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便谈及此事,她说,绝不可

能,也许点错了小数点。我记得很清楚,报章所登为1,000,150元,是用的阿拉伯数字,我想,有可能,但也不大可能。若点错一位,贾君的稿酬不够上个人所得税了,但税务局对作家历来偏爱,这个错是出不得的。

中国的书市尽管大家都喊疲软,但名著依然畅销。1991—1992年,可算得平凹年了,平凹的书各出版社竞相出版,上市的有一二十种,印数都不小,卖得也快,各出版社都赚了钱。有位编辑对我说,这两年,他们出平凹的书,赚了三十多万元。

平凹的书有后劲,再版率高。

我想,若是大出版社有眼力,有远见,有魄力,出个轰动文坛的大价钱,买了这部书稿的版权,并非不可能。而且,这种轰动效应还会有个意外的效果,好稿都朝那家涌。不愁租不到第一流的畅销书稿了。

反过来算,出版社若出此等大价钱买1这部书稿,出版社还有钱赚么?

有钱赚。

《废都》若定价10元,(四万字),印数五十万册完全可能,总洋五百万元。工本费不会超过一百五十万元,除去稿酬,尚余二百五十万元,出版社仍可赚到一百万元左右。

我想,此事并非完全不可能。然而不久,“新闻出版报”发布新闻辟谣。消息相当权威,十月文艺出版社负责人说,稿酬,(《十月》刊登及出书),总计六万元整。与贾平凹自己所言,每千字一百五十元相符。

文坛诸公听了此消息,孰喜孰悲?

据说此传闻成了一场闹剧,但对《废都》一书和平凹却是求之不得的。是花钱都买不来的绝妙广告。《废都》尚未露面,便已名震寰宇了。

该不是谁精心编排的绝活么?

此事澄清几天,我去省出版局,有位出版局的干部愤愤不平地说,中国的作家,是让人剥削的。他若将稿件交给我,少说不得六七十万元。他按国际惯例,付我百分之十,岂不皆大欢喜?

说得好。

有文章幽默说:平凹险些儿成了百万富翁。

从每千字一百五十元谈起

据《星期天》报上那则消息的作者说,她是给在北京开会的贾平凹打电话采访得知稿酬数目的。平凹告诉她每千字一百五十元,不知她怎么听成了稿酬一百零一百五十元。

显然,平凹告诉她十月文艺出版社所付稿酬标准时是很满意,很愉快的。

的确,高出国家规定的标准30元/千字五倍,是值得庆幸的。

最近,我收到了深圳举办的中国首届优秀文稿拍卖会的邀请通知,纪实文学类,底价即为每千字一百五十元。小说类,底价每千字一百元。

刘尧庆的《我的路》,售价高达每千字3000—8000元。

平凹君该当何想?文稿拍卖会的木槌刚刚举起

九十年代的

商品经济的大潮裹挟着四海的财富,以“声驱千骑疾,气卷万山来”的气势,向古老的中国大陆涌来,向勤劳勇敢却又一贫如洗的中国人涌来,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上了富裕之路。

然而中国的文化人却发现

生活的丰硕安慰自己物质生活的清贫的文化阶层,面临着沉重、虚弱而又无奈的失落。他们为国家的命运、民族的疾苦大声疾呼,甘冒矢石,却面对自己的贫穷一筹莫展。

文化纸贱。

他们不仅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天天在创造着巨万的物质财富。

仍以《废都》为例:定价10元,印数50万册(中等偏低的估计),总洋500万元,印厂(包括利润在内)拿走140万元,尚余360万元为出版利润和发行利润,占总洋72%,若按现行稿酬制度,作者所得仅为40(万字)×30元/千字+50(万册)×8元(印数稿酬)×基本稿酬=6万元,仅占总码洋的1.2%。

作家为何不穷?

事实上,如果作家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总码洋的10%取酬,则应得50万元。若是发行到一百万册呢?(并非不可能)。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便已发行突破一百八十万册。那么,平凹便一书百万金了。

有何不可?

1993年5月,深圳首当其冲,打出了“93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活动的旗帜。

石破天惊!

此举意义非凡。其意义首先在于建立一个市场,一个文稿市场,一个公平地体现知识和知识分子价值的市场。文化人自己掌握了经济杠杆,从而提升了文化和文化人的命运,撬动了知识产权的杠杆,提升了优秀文稿的地位和价值。

的确,竟价的槌声,将声透五千年,响彻三万里,文人“言义不言利”的藩篱,被一槌洞开!

这一声槌响,既让文人能够仗身居于格子,又能从格子上浩浩然站立于天地之间。

这走向何方,便是一篇人类文明史更加辉煌的宣言!木槌刚刚举起,已是举世瞩目。

中国文坛殷切地注目于深圳的这次拍卖会。这次拍卖会第一次将大陆文稿的价值向港台靠拢,已与港台稿酬接近。

文稿市场的建立,已使出版权不再可能手握生杀大权,给作者的稿酬同赐舍,给多少算多少。

据悉,国内许多省份都在仿效深圳,纷纷组织自己的拍卖竞价活动,并在组织常设的,一年两次的春季交易会,秋季交易会,若如此,何愁不能货卖于识家?何愁不能“宝剑赠英雄,脂粉施美人?”

文坛幸甚!文人幸甚!

文坛幸甚!文人幸甚!

文坛幸甚!文人幸甚!

文坛幸甚!文人幸甚!

文坛幸甚!文人幸甚!

文坛幸甚!文人幸甚!

文坛幸甚!文人幸甚!

文坛幸甚!文人幸甚!

发生在列车上的故事

□文/刘龙金 殷俊明

旅客列车是个小社会,乘务员在这个小社会里辛苦着。

故事一:恶人先告状

在一般情况下,告状的人自然是理之人,而张建康告状,却另有打算。

1993年9月8日,西安开往济南的270次直快列车从西安车站开出后,乘务员刘建军接到一个小伙子的紧急报案:“班长(铁路对警长的称呼),前边有人抢人,还把我往车下揪。”

“在哪?”刘建军没敢迟疑,话一出口就跟着小伙子跑到了16号车厢。车厢里除了密密麻麻的人头外,周围的一切都显得极其平静。并无小伙子描绘的那种气氛。

小伙子在车厢里来回寻找,最后停在了列车中部三个正在喝酒的人旁边。小伙子指着三个人对刘建军说:“就是他们,抢了我1700元钱。”

三个山东大汉一愣,一个气得脸色铁青,站起来就要教训小伙子。刘建军赶忙拦住,把四个人分别带进了两个车厢。

乘务员尚志,随刘建军对三个山东淄博籍旅客张志涛、张道标、张杰询问,这三个人只承认刚才和小伙子打了一架。当时我们喝多了啤酒上厕所,里头有一个小伙半天不出来,就多敲了几下门,小伙子就不愿意了,挥起拳头就打张道标,为此我们教训了小伙子一顿,把他打跑了。”

这一情况转到12号车厢,刑警出身的刘建军对小伙子展开思想攻势,小伙子坦白了。

原来,这个小伙叫张建康,华阴市人。这天,他拿着2000元钱到西安采购鱿鱼、海参等海产品,回返的路上,突然烟瘾大发,便钻进了厕所,正享受期间,遇三个山东大汉上厕所打搅,不由气起开门打了人家一拳,那知不是对手,于是将剩下的500元钱交给了一个同行,找到乘务员报了这桩假抢劫案,想借此进行报复,然而他把自己装进了受罚的口袋。

三个乘务员察秋毫,三个山东旅客澄清了清白,他们订做了一幅上书

“平反昭雪,智擒歹徒”的火红旗送到西安乘务队。

故事二:持“手”劫财

一个硬梆梆的东西顶在了王老汉的脊梁骨上:“把东西交出来,不然我就揍了你!”

来者不善。一个长发青年在同伙的掩护下,连掏了三次,王老汉上衣兜里的1600元仍未掏出,只好使出了这个绝招。

王老汉害怕了,但很快他又笑了起来。因为他看见车厢那头来了一个乘务员,便趁机玩了个花招逃出了狼窝,赶到乘务员处报案。

当班乘务员尚志,列车长李爱云、列车员侯占发,童天玉,王文龙,刘检高朋,刘雪林听说14号车厢有人持枪抢劫,立即纷纷奔去,当即擒获了4名正在作案的案犯。

“不对,还有一男一女!”大家押着4名罪犯往餐车走时,一个旅客喊了起来。

持枪抢劫案,两辆漏网,车厢里的气氛再度紧张。闻讯赶来的乘务员尚志,乘务员刘建军立即开始搜捕,终于在另一节车厢里擒获了藏匿的三犯。

6名案犯全部归案,车厢里顿时报以雷鸣般掌声。但那支手枪呢?手枪究竟到哪里去了?对6名案犯的单独审查,一直从当日下午15时30分进行到次日凌晨1时45分,乘务员11个小时的辛苦,最后只在一个小包裹里找出了两支塑料手枪,审查进行至2点整,案犯李宽娃才交待,当时他是拿手当挡枪,顶住王老汉背部的。

旅客的财物悉数发还,车厢里又响起了一片掌声,列车已向洛阳方向奔驰,一场虚惊已经过去。

故事三:公开的陷阱

诈术时变,骗局日新月异。在列车上,不法分子演双簧,假假真,设下一个个陷阱,你若麻痹大意,难分真伪,就会一脚踩了下去……

飞奔的列车再过10分钟就要驶进三门峡车站了。这时,一个列车长领着伙计闯进了11号车厢,“检查‘三品’,大家把行李打

